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德国工会接连取得胜利	1
苏丹国内冲突的反革命性质	6
芬兰加入北约和政坛右转	13
孟加拉国难民营发生火灾，上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 ..	17
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	20
近期剪报	27

2023 年第 14 期

2023 年 7 月 9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德国工会接连取得胜利



来源：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

作者：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海因茨·比尔鲍姆（Heinz Bierbaum）

日期：2023年4月25日

题图：2023年3月15日，汉堡医疗工作者在警告性罢工的第二天举行示威。

链接：<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50306/germanys-trade-unions-are-racking-up-wins>

在最近一轮的集体谈判中，组织起来的劳工们一直处于攻势。

今年在德国，许久未见的广泛动员推动了数轮集体谈判。有几天，频繁的公告性罢工和示威已经使公共生活陷

入停顿。作为例子，我们只需看看 3 月 27 日星期一：当时全国的交通完全瘫痪了。

这一波工资纠纷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公务员）、邮政和铁路行业。工业部门（例如金属工业与化学工业）在去年年底已经通过谈判达成了集体协议。邮政行业的劳资冲突尤其值得注意——在投票中，绝大多数工人都表示支持无限期罢工。

此次特别动员的背景是：欧洲和德国的通货膨胀特别严重，接近 10%，尤其是能源与食品价格正在上涨。这导致整个欧洲都发生了强烈的抗议和抵抗行动，特别是在英国，抗议的口号是“够了就是够了”（Enough is Enough）。类似的抗议活动与行动联盟也在德国出现，并影响了德国集体谈判的态势。在政府部门、邮政和铁路行业，工会分别要求涨薪 10.5%、15%和 12%，加上一一次性补偿或最低工资，这在德国已经算是较高的标准了。

到目前为止，集体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去年 10 月，采矿、化工和能源工业工会（IG BCE）发起了第一轮运动，他们赢得了为期两年内的 6.5%涨薪和 3000 欧元补偿金。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在去年 11 月达成的协议还要更好一些，他们赢得了为期两年的 8.5%涨薪以及 3000 欧元的通货膨胀补偿金。

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批评该协议：尽管有大规模的警告性罢工，但由于动员力度不够，谈判的收获还是没能完

全抵消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该协议确实得到了劳动群体的广泛支持。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由于经济放缓，以及金属行业正在进行的影响深远的转型，现在这一行业的形势极其困难。

与此同时，邮政行业达成的协议十分值得注意。工会要求涨薪 15%，最后敲定涨薪 340 欧元即平均涨薪 11%。只拿最低工资的群体涨薪甚至更多，而且还能获得大量的一次性补偿。显然，胜利的罢工投票以及举行罢工的决心，就足以促成这项协议。工人们能够提出并实现这样的要求，原因也许是：疫情产生了巨大的订单数量，德国邮政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政府部门（公务员）的集体谈判结果同样值得注意：涨薪 5.5%，最低工资增加 340 欧元，只拿最低工资的群体还获得了 3000 欧元的调整性补偿，这对他们尤其有利。

集体谈判的内容远不止工资谈判。例如，德国服务行业工会（Ver.di）和“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运动^[1]之间存在着合作，它们积极参与了示威和警告性罢工。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赢得一个本质上全新的交通政策，以扩大和改善公共交通。

雇主组织的人批评说，这一行动是非法的政治性罢工。他们的批评既没有多少人在意，也没有多少效果。但无论如何，这次工资纠纷确实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1] 要求保护环境的全球学生运动，常在星期五组织示威。——译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服务行业工会与德国铁路运输工会（EVG）在集体谈判中进行了合作。它们走到一起，可能会导致未来工会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政府和政治圈子所积极扮演的角色也很有趣：这些一次性补贴是不用缴税的，也就是说属于“净”支付。在集体谈判的自主权受到工会高度尊重的背景下，这一点相当值得注意，并为未来提出了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提议在钢铁行业引入四天工作周，并完全按通胀调整工资。这是集体谈判政策下一个质的里程碑。这项新举措与 2018 年的谈判密切相关，当时工作时长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工会要投票决定，是要更高的工资还是更多的自由时间。根据其具体所处的社会背景，缩减工时可能有着非常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在经济问题发生时，雇主也可能鼓吹缩减工时，而这时他们并不会按通胀调整工资。

然而，从工会人士和政治进步的角度来看，削减工时应当被用来发动进攻——不仅要以此确保就业，还应当以此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这也意味着不接受任何减薪。

至迟从争取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开始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仅仅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是不够的，为此还需要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来自各个领域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每周四天工作制。金属工业工会目前的提议应当被用来促使这一问题成为全社会的问题。特别是工时

问题应当与正在进行的工业转型联系起来。

集体谈判总是带有或明显或隐蔽的政治色彩。因此，应当把集体谈判与工会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在今天的这一轮谈判中确实如此：涨薪问题，同动员问题和公共基础问题联系了起来。

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时期，集体谈判政策与更广泛的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工会的目标（如确保就业以及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政治层面作出何种决定。

苏丹国内冲突的反革命性质

来源：革命政党与组织国际协调（IROR）网站

作者：工会活动家阿卜杜塞拉姆·阿迪布（Abdesselam Adib）

时间：2023 年 4 月

链接：<https://www.icor.info/2023-1/reading-in-the-nature-of-the-counter-revolution-in-sudan>

1、向参加本次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线上研讨会的所有同志问好。我将专门讨论苏丹发生的军事冲突，并提出一系列看法。这些看法是从 2018 年苏丹人民革命开始到 2023 年 4 月 15 日苏丹军事冲突爆发前、在苏丹土地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的。

2、自 4 月 15 日以来，苏丹一直在经历暴力军事冲突，冲突的一方是由苏丹共和国现任实际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将军领导的正规军，冲突的另一方是由权力阶层的二号人物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Mohammed Hamdan Dakolo）即“哈米提”（Hamedati）将军领导的被称为“快速支援部队”（RSF）的武装民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4 月 22 日的最新统计，此次冲突已造成 434 人死亡，3551 人重伤。冲突还导致首都喀土穆的 55 家医院关闭。街道上堆满了死者的尸体，而且缺乏治疗伤员的必要药品，同时约有 9 名医生遇害。主要国家都急忙派飞机到吉布提，努力从苏丹撤离他们的使馆工作人员，特别是在一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和另

一名国际移民组织工作人员死亡后。

3、苏丹正规军被认为是继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之后非洲第三强的军队，其规模在非洲排名第 10 位，在世界排名第 75 位。苏丹正规军大约有 10 万名士兵，另有 10 万名预备役人员，并装备了各种轻重武器、飞机和船只。而快速支援部队是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1]于 2010 年创建的民兵组织，在打击达尔富尔分离主义势力的战斗中成为了军队的替代。他们的人数达到了约 10 万人，并参加了苏丹境外的许多战争行动，例如与沙特军队一起参与了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的战场经验使他有资格带领这些武装去对抗正规军，尽管他们只有小型武器。

4、自 1957 年苏丹独立以来，苏丹人民一直生活在军事暴政的枷锁之下，这些军事领导人通过连续的政变进行权力交接，有些成功了，有些则失败了。这些势力正在用政治伊斯兰主义（politic Islam）来武装自己，以便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唯一的例外是 2018 年苏丹人民的抗争，这次抗争持续了 8 个月，并在 2019 年成功地将奥马尔·巴希尔政权赶下了台。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力量为提高人们对军事暴政和腐败的认识做出了贡献，这引发了 2018 年的抗争，导致奥马尔·巴希尔下台，并催生了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该

^[1] 1989 年 6 月至 2019 年 4 月任苏丹总统。——译注

委员会承诺将权力还给人民，但在反动势力如“争取自由与变革力量”（Forces for Freedom and Change）（这是一个虚假的由所谓亲民主组织组成的联盟）等的支持下，这一承诺在 2021 年未能实现。

5、苏丹的暴政伴随着丑恶的腐败，其标志是军队领导层对金矿开采、出口和走私的垄断。请注意，布尔汉和哈米提都是独裁者奥马尔·巴希尔腐败统治时期的盟友，在转而反对巴希尔之前，他们均试图阻断反对巴希尔政权的人民抗争进程，同时对这场抗争进行残酷镇压，并在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清除其社会革命的内容。哈米提就是由奥马尔·巴希尔本人通过其家族拥有的一家私人公司提携进了苏丹走私和销售黄金的行业。路透社一年前进行的一项调查已经证实，非洲存在着每年数十亿美元的黄金走私活动。这些走私活动通过阿联酋进行，阿联酋被认为是从苏丹和利比亚向欧洲走私非洲人民财富的大门。

6、根据苏丹工业和贸易部长 2015 年的新闻声明，（当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口了 70 吨黄金。2018 年上半年，苏丹生产了 63 吨黄金。而苏丹政府银行（Government Bank of Sudan）只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 8 吨，其余的黄金均被走私。苏丹有金矿开采企业 243 家，其中特许经营企业 11 家，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凭借国家勘探许可证来寻找黄金。苏丹的铀矿储备位居世界第三位，非官方数据显示其储量高达 150 万吨。铀可用于制造核武器。铀矿在达尔富尔地区、努巴山脉、科尔多凡地区、青尼罗

州、布塔纳地区和红海州（Darfur, Nuba Mountains, Kordofan, Blue Nile, Butana and Red Sea state）均有分布。

7、军队在政治伊斯兰主义和部落种族意识形态支持下的独裁政治倾向，以及文盲的蔓延，加深了苏丹人中间的民粹主义异化和（当局）对自由资本主义话语的滥用，从而促进了军事当局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帝国主义机构的命令和条件的倾向。正是这些政策使生活在苏丹的大多数人陷入贫困。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导致其本身遭到破坏，并增加了外债的数量，进而加重了税收水平。此外，它还导致苏丹放弃了合作化集体农业和粮食安全，转而支持资本主义农业，选择单一的高产作物，例如阿拉伯胶（gum arabic）的种植面积达 5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苏丹面积的三分之一。苏丹生产了世界上 75% 的阿拉伯胶，尽管它只开采了生产这种物质的森林的 10%。

8、在宗教话语和部落狂热的支持下，这种军事暴政在苏丹军队和哈米提的武装民兵内部广泛流行，其效果是使这些部队服从于其首领的命令，并对反抗暴政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2018 年巴希尔政权被推翻后，被委托给快速支援部队的军队在暴力镇压群众运动时发挥了主要作用。请注意，这支由部落雇佣兵组成的部队与正规部队的士兵和士官相比，对革命群众的同情更少。

9、在 2019 年与人民革命力量达成的妥协方案中，正

规军强迫保留了自己的主要利益，保留了布尔汉和哈米提两位将军之间的军事联盟。这个军事联盟与支持“自由与变革宣言”的联合力量相对立，后者受益于不愿妥协的革命人民力量施加的压力。一些人从支持“自由与变革宣言”的联合力量中分裂了出来。此后，军方通过拖延向人民移交权力，设法限制联合力量对其进行改革的能力，然后通过分裂“全国协议阵营”（Bloc d'accord national）即后来的“民主阵营”（Democratic Bloc），成功地分裂了联合力量的队伍。军方进而在2021年秋季实现了第二次政变，完全推翻了谈判协议。然而，群众运动继续对军方施加压力，“自由与变革力量”重新参与其中，国际政治和经济压力也频繁出现。

10、为了补偿这次失败，哈米提开始拒绝对布尔汉领导的武装部队的失败政变承担责任，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此，正规军被迫回到谈判桌前，在国际调解下重新做出安排，最后再次同意与“自由与变革力量”达成新的协议，但与2019年的协议相比更为糟糕。而（布尔汗政权）为了维护武装部队的统一，在缔结新协议和执行协议之前，明确要求遏制“快速支援部队”。

11、这一矛盾很快到达了爆发的边缘。4月15日，在快速支援部队拒绝完全并入正规武装部队后，双方爆发了战斗。目前的激烈战况证实了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共存的可能。难以想象一方消灭另一方之前，战斗能够停止——除非双方占据独立的地理区域，并导致苏丹的第二次分裂。

12、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苏丹是横跨尼罗河的纽带，北接埃及，南临埃塞俄比亚。再加上利比亚的战略地位，这四个国家如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整合并团结起来，就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区域集团，使它们的人民能够在地区、全球发展方面实现质的飞跃。然而，轮流掠夺和剥削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正在不断努力摧毁以人民团结为目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支持统治人民的专制军事力量，并通过制裁或鼓励反动政变来向人民施加压力，以支持完全控制人民命运的暴政。这就是2011年法帝国主义在利比亚所做的，也是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苏丹寻求的。

13、布尔汗和哈米提在与美、俄帝国主义的各种联盟层面上存在明显的矛盾，据观察：一方面，哈米提的民兵与俄罗斯瓦格纳组织（Russian Wagner Organization）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向俄罗斯走私成吨的黄金，这是美国想要反对的；另一方面，布尔汗政权倾向于与美国和埃及结盟，并同意与以色列缔结《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作为解除美国对苏丹制裁的条件。然而，也存在着能将哈米提与美国、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联系起来的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国家都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一事实证明了上述各方的反动本质，和他们在面对苏丹国内反对暴政和军事腐败的人民革命浪潮，以及使国家陷入贫困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遭到（人民）完全拒绝时的共同立场。苏丹人民革命的成功将把人民革命传播到同样生活在暴政下的各个邻国。

14、帝国主义者在苏丹维持这一残暴军事政权的意愿似乎特别夸张，他们要么与交战双方沟通，想要找到解决现有冲突的办法，要么支持一方战胜另一方。帝国主义一直认为，军事独裁是唯一能够使苏丹群众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确保通过新自由主义机制直接或间接地继续掠夺苏丹财富的政权。

15、我们的结论是，在苏丹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一场反革命，是针对苏丹人民群众的阶级战争，目的是确保他们服从帝国主义列强的绝对统治。苏丹的情况也是所有这些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国家处于追随帝国主义（以老的殖民形式或新的帝国主义方法为外衣）的意志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下，它们的人民成了军营中的囚犯。

16、最后，帝国主义通过代理人发动的这场反对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战争的性质，提出了在地区、区域和国际层面加强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一项需要超越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工人和人民统一战线的艰巨任务。

芬兰加入北约和政坛右转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4月7日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4/07/finland-becomes-31st-nato-member-russia-warns-of-escalation/>

4月3日星期一，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宣布，芬兰将于次日4月4日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

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将会共同出席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举办的仪式，而美国国务卿安托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同样也将到场。

上周，土耳其议会批准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几天后，北约就宣布了芬兰入约的消息。土耳其是最后一个批准芬兰入约申请的国家。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说，芬兰已经采取了措施来解决土耳其对于芬兰支持库尔德武装的担忧，还为土耳其武器出口提供了方便。

2022 年 5 月，芬兰与瑞典抛弃了长达几十年的军事中立政策，申请加入北约。

土耳其现在仍在阻止瑞典加入北约，指责其包庇库尔德活动人士，特别是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成员。土耳其指责称，库尔德工人党和其他为库尔德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活动者正在国内大肆进行“恐怖主义行动”。

匈牙利也拒绝批准瑞典的入约申请，原因是瑞典批评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的政策。

芬兰将成为北约的第 31 个成员国。北约是成立于 1951 年的军事同盟，旨在对抗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北约仍在持续扩张。自那时起北约便参与了世界各地（包括原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侵略与战争。

苏联的继承国之一俄罗斯一直反对北约东扩，理由是危害其国家安全。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Alexander Grushko）对芬兰加入北约的新闻回应称，俄罗斯将会在本国与这个北欧国家的边界线上增派兵力。芬兰与俄罗斯之间有长达 1300 多公里的边界。据今日俄罗斯（RT）报道，格鲁什科声称：“如果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兵力和装备部署在芬兰，那么俄罗斯将会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自身军事安全”。

桑娜·马林输掉了选举

就在芬兰加入北约的几天前，一手主导加入北约的总理桑娜·马林（Sanna Marin）在议会选举中被击败，最终她的政党只位居第三。她本人于周四辞职。

在 4 月 2 日的选举中，安蒂·彼得里·奥尔波（Antti Petteri Orpo）领导的民族联合党（National Coalition Party）获 48 个议席（新增 10 个）和 20.8% 的投票，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派。这次选举的投票参与率为 72.6%。而由里卡·普拉（Riikka Purra）领导的极右翼芬兰人党（Finns party）的议会席位也增至 46 个（新增 7 个），获得了 20.1% 的支持率，仍然是议会第二大政党。芬兰民族联合党表示，芬兰将继续支持北约。

桑娜·马林领导的芬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Finland (SDP)）以 19.9% 的选票获得了 43 个席位（新增 3 个）。该党的盟友中间党（Centre Party）、绿色联盟（Green League）和左翼联盟（Left Alliance）都遭到挫败，分别只得到 23 个（减少 8 个）、

23 个（减少 7 个）和 11 个（减少 5 个）席位。

芬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Finland (SKP)）的佩特拉·帕克伦（Petra Packalén）4 月 4 日告诉《人民快讯》：“选举结果将在我国加强保守的价值观，并导致更强硬的政治。”

她说：“桑娜·马林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做出了一些不可靠的决定，例如加入北约、实行针对护理工人的强制反罢工法，以及引入新版‘积极模式’（active model）。这一模式提高了拿基本失业救济金、参与低收入帮扶计划的门槛，打击了失业者的利益。由民族联合党领导的新政府将会通过进一步军事化以及对工人阶级实行紧缩政策来加速这一切。新一届议员中多达五分之四都宁愿削减服务，也不愿承担更多的债务。极右翼将更加合法化，导致种族主义的增长和父权制的扩大。”

孟加拉国难民营发生火灾，上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3月7日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3/07/thousands-of-rohingya-refugees-rendered-homeless-in-bangladesh-after-massive-fire/>

3月5日，孟加拉国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拥挤的难民营发生重大火灾，2000多间临时房屋被烧毁，多达1.2万名罗兴亚难民流离失所。

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左右，巴卢卡利（Balukhali）的11号营地B区开始起火，空中升起了巨大的烟雾。当地警方称，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然而，《达卡论坛报》（Dhaka Tribune）报道称，当局表示短期内无法准确估计损失的程

火灾发生后，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5 日证实，医院和学习中心等 90 座设施在火灾中被烧毁。整个营地周围的铁丝网也使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居民们不得不剪开或挪走铁丝网才能逃离大火。

在混乱中，人们看到一些携带财物、为安全而移动的难民拆除了铁丝网。2017 年图拉托里（Tula Toli）大屠杀的幸存者苏莱曼（Sulaiman）描述了火灾的场景：“因为这些铁丝网，许多难民不得不拖家带口走上更长的距离才逃得出来。”他还告诉《罗兴亚难民新闻》（Rohingya Refugee News），这场大火让他再次一无所有，无家可归。

这并不是孟加拉国第一次发生给罗兴亚难民带来灾难的火灾。去年 1 月，一场类似的大火烧毁了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的 1200 多座临时房屋，导致近 5000 名罗兴亚人无家可归。之后在 2022 年 3 月，库图帕朗（Kutupalong）的 5 号营地又发生了一起火灾，造成至少 15 人被活活烧死，至少 5 万人流离失所。

根据孟加拉国国防部的数据，从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罗兴亚难民营发生了 222 起此类火灾事件。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洪水以及对洪水的恐惧，也迫使大约 2.4 万名难民逃离他们 2021 年夏天在科克斯巴扎尔获得的临时住所。

法新社援引 30 岁的难民马蒙·乔哈尔（Mamun Johar）

的话说：“我的住所和商店都被毁了。”

目前约有 74 万罗兴亚人遭受缅甸军政府的系统性迫害并被迫逃离缅甸，很多人在临近的孟加拉国寻求庇护。本次火灾发生的一周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UN World Food Programme）宣布将其救生粮食援助券从每人每月 12 美元削减到 10 美元。这导致了生活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的数千名罗兴亚难民对饥饿和贫困的担忧。

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

《乌克兰战争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连载



编者按：《乌克兰战争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The Ukraine War and the Open Crisis of the Imperialist World System）由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领导人斯史蒂芬·恩格尔、加比·费希特纳、莫妮卡·加特纳-恩格尔撰写。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全文共分八章。本刊正连载此文，本期刊登的是第四章“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

来源：德国马列主义党网站

链接：<https://www.mlpd.de/english/2022/the-ukraine-war-and-the-open-crisis-of-the-imperialist-world-system>

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制裁，将其作为战争的武器：欧盟于（2022年）2月23日实施了第一轮制裁，截至6月3日前又进行了五轮制裁；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和瑞士也对俄罗斯开展了进一步的制裁行动。

首先，包括俄罗斯寡头们以及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总统普京在内的1091人和80个组织被禁止入境和冻结资产。

然后，俄罗斯的公司和银行成为了目标：俄罗斯国有企业的股票不能再在欧盟交易；俄罗斯银行（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不能再在欧盟借出或借入资金。7家俄罗斯大型银行已被逐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

接着，又针对俄罗斯经济的进出口进行了制裁。北约领导下的西方国家叫停了新建成的天然气管道“北溪2号”。它们还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货运代理在欧盟活动，禁止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进入欧盟港口。此外，它们有针对性地禁止了向俄罗斯出口总计100亿欧元的高科技产品，延长了进口禁令，并禁止俄罗斯签署公共合同和涉足欧洲的基金。随着第六套制裁措施的出台，欧盟开启了石油禁运，而这只适用于油轮，不适用于管道输送。

整个制裁具有全球经济战的性质，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与经济制裁能够停止战争的荒谬承诺相反，它们丝毫没有直接影响战争的具体进程。

德国基民盟（CDU）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认为，对俄制裁政策的目的是“打断俄罗斯工业-军事复合体的脊梁骨”。

因此，从战略上讲，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摧毁俄罗斯的经济，阻止该国进一步崛起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大国。

在国际化生产的背景下，由于全世界 154 个国家，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甚至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等大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参与制裁俄罗斯，因此北约很难实现其目标。例如，中国用于替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以及将俄罗斯 400 家银行联系起来的俄罗斯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系统，帮助俄罗斯规避了金融制裁。再比如，印度 80% 的石油需求都需要进口，而就在（西方）做出制裁决定前后，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一项“从俄罗斯进口 300 多万桶原油”的协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往来，将其视为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剥削的盟友。而有些国家也希望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

此外，欧洲与必需的替代能源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在与卡塔尔达成替代性天然气供应协议后不久，这个反动的酋长国就要求保证以离谱的价格购买至少 20 年。然而，预计德国到那时已几乎完全放弃化石能源了。

与西方各国政府所有冠冕堂皇的意图声明相反，首当

其冲地承担帝国主义制裁政策的恰恰是俄罗斯的群众，而不是应负主要责任的战争贩子和寡头。仅在莫斯科，就有 20 万雇员失去了工作，因为外国公司停止了运营，国际供应链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2022 年 3 月，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升至 17.3%。

直到 2021 年，俄罗斯仍是德国最受欢迎的贸易伙伴和份额占 55% 的天然气供应国。2022 年 4 月中旬，俄罗斯仍在以每天 2.4 万亿瓦时的能力（向德国）输送天然气。此外，德国约 50% 的煤炭进口和约 35% 的矿物油进口都来自俄罗斯。

德国能源、化工和钢铁企业至今仍尤其受益于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它们不希望制裁走向极端。巴斯夫（BASF）首席执行官马丁·薄睦乐（Martin Brudermüller）严厉警告德国联邦政府不要叫停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使德国经济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并破坏我国的繁荣。”

与资产阶级宣传中的北约和欧盟的大团结相反，早在 2022 年 3 月 7 日，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西格弗里德·鲁斯沃姆（Siegfried Russwurm）就断然拒绝了美国政府让德国经济与中国和俄罗斯脱钩的要求：

“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接受美国政府的命令。（普京的）罪行并不是全球贸易和全球分工的终结。交换而非孤立，仍然是我们的原则。”

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对天然气禁运带来的威胁回应道：

“如果一夜之间就这样做，那么德国和整个欧洲就将进入深刻的衰退。”对大规模政治抗议以及反对将战争危机转嫁至群众头上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的恐惧，是德国联邦政府处理危机的动力之一。

然而，随着北约战略的改变，联邦政府也于 4 月底放弃了以前的拘谨。它越来越公开地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强加给人民。在制裁政策的推动下，对食品、各种原材料和能源产品的投机，本身就极大地加剧了通货膨胀。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为部分人口制定的所谓“救济方案”，只具有短期的抑制作用。讽刺的是，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竟这样为对俄罗斯的石油禁运辩护：

“之后当价格上涨时，就意味着是强制的。而这是可以……也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阶级合作和牺牲精神的宣传成了心理战的基本要素。互联网门户网站 Telepolis 揭露说：

“因此，关于当前通货膨胀是乌克兰战争产物的说法只是一个骗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因为战争而歉收……天然气和石油也在以商定的价格从俄罗斯流向西方。……价格并不像通常假设的那样由目前的成本决定，而是与未来的利润预期挂钩。

无怪乎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杂志也在 3 月 18 日兴奋地写道：

“原油市场是……非常适合投资的地方。……例如，那些在过去 12 个月里将赌注押在石油上的人，按一桶原油的价格计算，几乎能够使他们的赌注翻倍。”

当然，这削弱了制裁的效果。尽管实施了禁运，但预计俄罗斯今年（2022 年）化石燃料出口收入将增加 137 亿欧元。

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

比制裁的直接经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其国际生产重组框架下的全球性的、战略性的冲击，这一影响目前还难以预见。与美国垄断企业主要在巨大的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产品不同，德国的国际垄断企业主要在国外生产，并在那里实现最大利润。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具有双面的影响，因为它同时也促使俄罗斯更加坚决地扩大同反对制裁的国家的“友好关系”，主要是与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使它们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集团。

因此，北约和欧盟的制裁政策导致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终结，而后者是国际生产重组的关键经济条件。有迹象表明，业已爆发的全球经济战将在未来扩大。例如，在 2022 年 5 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自由比自由贸易更重要”的蛊惑性口号下，要求与中国经济脱钩。现有的国际分工受到了质疑，但与此同时，它仍然是产生最大利润的垄断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重要的综合生产系统被撕裂，整个

工业部门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陷入了长期的危机。限制甚至完全切断先前开放的销售市场，同样也会对超级垄断组织大规模增加的产品销售造成阻碍。全球经济的未来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展遭遇了战前就已出现的物流、能源和原材料危机，以及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柏克（Annalena Baerbock）预言，未来世界将出现“危机的飓风”。

在全球经济中，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已经出现，这极大地加速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不稳定。向全球经济战的转变，也极大地激化了革命的国际化生产力与民族国家政权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之间的主要矛盾，从而大大增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新世界秩序”的诸神黄昏》（*Twilight of the Gods - Götterdämmerung over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写道：

“帝国主义能够进行生产的重组，但由于其内部矛盾无法解决，因此它永远不能建立一个世界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已经走到了其历史发展的相对极限。现代生产力需要符合其国际性质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只有联合起来的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

“‘鸚鵡般的’政府在重复谎言”

韩国正义党反对日核污染水排海

【韩联社首尔6月26日电】韩国反对党正义党领导人26日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外进行绝食，以抗议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在宣布绝食的记者会上，正义党党首李贞味表示，她决定进行绝食的原因是，在84%的韩国民众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情况下，政府“在核污染水排海迫在眉睫时仍然保持沉默”。

“满怀忧虑的人民正在哀叹，他们在问，我们的国家在哪里。”李贞味说。

她指责韩国总统尹锡悦领导的政府就像日本政府的“鸚鵡”一般，只是重复日本关于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

李贞味说：“我们无法坐视政府支持日本政府的谎言。我们‘鸚鵡般的’政府所说的谎言是真正恐怖的故事。”

李贞味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她所在的正义党将与日本市民团体和反对党一道，努力说服日本民众反对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最终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是否要将

具有放射性的水排入海洋。她说：“这次绝食斗争将成为凝聚民意的火焰。”

李贞味说，正义党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运动。

【韩联社首尔6月26日电】韩国政府26日就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示，排海被认为是最现实的处置方法。

韩国国务调整室第一次长（副部级）朴勋然当天在中央政府首尔办公楼举行记者会，被问及“除排海外有无其他方法

处置核污染水，如固化等”时表示，推翻排海决定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其他处理方式违背诚信原则。

【共同社东京6月25日电】围绕日本政府力争夏季前后启动的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计划，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委员长山中伸介24日在当地视察了排放设备等。视察结束后，山中称“没有大的课题，工程正在切实推进”。

山中当天确认了排放前与海水混合进行稀释的水槽，以及

发生异常时紧急停止排放的设备。他对东电提出要求称：“希望推进作业时避免人为失误。”

【共同社东京6月26日电】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的海底隧道工程，东京电力公司26日用起重船把挖掘了至排水口全长约1030米隧道的盾构机捞出水面后撤去。东电还将在排放口安装防止泥沙等进入的上盖，整个工程计划近期完工。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于28日启动使用前检查，对排海相关设备进行最终确认。

【路透社柏林6月25日电】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推出的一名候选人在周日的投票中获胜，首次成为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地区领导人，这对于在国内民调中屡创新高德国选择党来说是一大突破。

成立十年的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图林根州松讷贝格的第二

2025年的联邦选举中提名一名总理候选人。

虽然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获得了不少支持，但鉴于德国的纳粹历史，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在该国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德国国内情报机构本月表示，极右翼极端主义对德国的民主构成了威胁。

首次赢得地区领导人选举

德极右翼政党上升势头引担忧

轮投票中获胜，其候选人获得了52.8%的选票。因其激进的观点，德国主流政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

这是德国选择党借助民众对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感到不满而取得的最新成功。朔尔茨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政策和预算问题上陷入内讧。

分析人士说，德国选择党的民调支持率为19%至20%，落后于保守派阵营，该党正在利用选民对经济衰退、移民和绿色转型的担忧争取支持。它甚至计划在

【德新社柏林6月25日电】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对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图林根州的地方选举中获胜深感震惊。

据《犹太人汇报》报道，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舒斯特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每个支持德国选择党的选民都持有极右翼观点。但他们投票支持该党的候选人，而据联邦宪法保卫局说，这个政党是极右翼政党。”

舒斯特说，他对有这么多人支持该党深感担忧。

国际奥斯威辛委员会也对此一选举结果表示震惊。

【路透社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7月3日电】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办公室发布声明称，在以色列军队对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的武装分子发动大规模袭击后，阿巴斯3日暂停了与以色列的接触和安全协调。

这一决定是在阿巴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其他领导人举行会

重。以色列国防军说，这一行动将无限期持续下去。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理查德·赫克特中校对记者说：“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去做。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根据杰宁居民的报告和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当地发生了交火、无人机袭击和爆炸。居民们报告说收

以军在西岸发动20年来最大行动

巴勒斯坦暂停与以色列接触

议后作出的。在此前数轮暴力期间，阿巴斯曾多次暂停与以色列的协调。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3日报道】约1000名以色列士兵3日在无人机支援下袭击了杰宁，目标是武装分子的“指挥中心”。这是以色列20年来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以色列官员说，这次袭击标志着以人口密集的杰宁难民营为中心的“广泛的反恐行动”的开始。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称，至少有8人死亡，8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

到了以色列号码发来的短信，警告他们待在室内。

以军在袭击中动用空中力量和一个旅级规模的部队，标志着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军事升级，今年这里经常成为以色列突击式袭击的目标。最近几个月，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其中包括6月19日杰宁发生的一起导致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交火。美国制造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用来帮助以色列士兵撤离，这是自本世纪初巴勒斯坦发起第二次大起义以来，以色列首次在西岸动用空中力量。

【比利时《政治报·欧洲版》网站6月30日文章】题：欧洲向右转，并重塑欧盟（作者 苏珊娜·林奇）

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芬兰和希腊。下一个可能是西班牙。

欧洲各地，政府都在右转。有些地方，极右翼领导人开始掌权。有些地方，传统的中右翼政党开始和曾经被认为碰不得的右翼派别结盟。

在其他地方，极右翼政党开始拿下更多的议会席位和地区政府职位。因为涉嫌极右翼极端主义而受到监督的德国选择党现在得票已经超过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刚刚赢得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地区选举。

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源自意大利及其极右翼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但是，

外媒“向右转”重塑欧洲政治版图

过去一年，保守派取得了一系列夺人眼球的成绩。随着西班牙和斯洛伐克等地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似乎准备右转，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类似情况。

这种新趋势将不可避免地重塑欧洲，影响方方面面，从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到父母权利再到欢迎谁进入欧洲。

鉴于欧盟明年将选出新的欧洲议会，这种右倾趋势还可能在未来数年造就一个更加保守的布鲁塞尔：在这段时间里，欧盟将在东扩、对华贸易和维护欧盟国家法治等问题上作出关键决定。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欧洲政治分析家汉斯·孔德纳尼说：“大概10

年来，中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有所趋同。”他还说，这种转变“可能对欧盟产生深远影响”。

本周，欧盟领导人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定期峰会，欧洲不断变化的政治版图也在这里展现。

会议桌前出现一位新人：芬兰新总理彼得里·奥尔波，他领导着保守的民族联合党。芬兰这一年的政治历程说明，欧洲部分地区的右转已难以逆转。左倾的五党联合政府执政4年后，选民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人桑娜·马林，芬兰史上最右翼的政府随之成立。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也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这位55岁的中右翼领导人在25日的议会选举中轻松取胜，优势远远超出他首次参选。

谁在欧盟谈判桌上占有一席的问题至关重要。欧洲理事会主要由欧盟27国领导人组成，他们必须最终决定欧盟的政治优先事项和政策倡议。

“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梅洛尼效应，”一位欧盟高级外交官私下说，“在移民问题、气候问题上无疑都出现右转。”

这种右转的趋势可能很快就会进入欧洲议会，从而影响布鲁塞尔的管理方式。

不到一年后，选民将前往投票站选举新议会，保守派的得票估计会有强劲增长。

【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20日报道】题：这一指标显示了德国的新弱点(记者 托比亚斯·凯泽)

欧盟委员会周一更新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由于工资上涨，德国经济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已大幅失去竞争力。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体，其在价格竞争力方面越来越接近德国。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德国与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上存在差距：德国经济的竞争力远远高于南欧国家。

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是单位劳动力成本。危机国家的这项指标远高于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是衡量某地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至少在价格竞争力方面。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南欧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德国。

德劳动力成本飙升削弱竞争力

欧盟委员会编制的指数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德国在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方面已经越来越接近南欧国家。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德国相对于南欧经济体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

意大利裕信银行对这些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自欧债危机以来，德国与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一直在稳步缩小。

分析报告的作者图利娅·布科说：“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这一事态发展。南欧国家裁员、生产力提高和工资受限都发挥了作用。”

布科指出，与此同时，德国的工资增速快于员工的生产力增速。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竞争力的差距已经缩小一半。



在德国新莱勒一家酿酒厂，工人正在监督装瓶流程。(法新社资料图片)

最近，差距进一步缩小。主要原因是，德国不仅在失去绝对竞争力，也在失去相对竞争力。自2020年以来，各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毕竟，高

通胀给低薪就业者带来了格外沉重的经济压力。

在德国和法国，工资和单位劳动力成本最近的增幅远超意大利和西班牙。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希腊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5%，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降幅接近3%，西班牙也下降1%。而德国的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2.3%。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走势与德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吻合，”荷兰商业银行经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基说，“德国已经大幅失去竞争力。近年来，危机国家实施了按规定需进行的结构性改革，而德国几乎什么也没发生。在默克尔时代，德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大改革。”

这种趋势在今年可能会继续。“德国最新达成的工资协议表明，未来几个季度，薪资上涨速度将比以往更快，”布科说，“这应该会进一步缩小德国与南欧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距。”

【英国《卫报》网站6月24日报道】题：报告发现，自新冠疫情以来，英国人对政治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一家智库的一份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英国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这可能是最近的政治丑闻导致的。

报告发现，只有6%的公众完全信任当前的政治体制，而89%的人支持宪法改革。

这项由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为公共政策研究所开展的调

民调显示 英民众对政治信任度大幅下降

查共有8000人参加。调查显示，英国前工业中心地区对改革的支持最为强烈。

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与参与部门负责人、该报告的作者之一哈里·奎尔特-平纳说：“人们仍然非常支持民主，认为它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在现实情况中，他们认为，我们的政治基本上没有达到(民主的)原则。”

“自新冠疫情以来，人们对政

治的信任度很低，而且下降得相当明显，这可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持续不断的政治丑闻的结果。人们觉得政治和议会不能恰当地代表他们，政客们也不能兑现选举时作出的承诺。”

民调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议会能够履行其核心职能，为英国各地选民的利益行事。此外，绝大多数人支持改革。

战争去年造成23.8万人死亡

【西班牙《公众》日报网站6月28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28日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称，这是自2014年以来，数据显示全球和平与安全呈下降趋势的第九个年头。报告指出，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比2021年增加了96%，约有23.8万人死亡。

共有79个国家的动荡程度全面增加，最引人关注的是埃塞俄比亚、缅甸、乌克兰、以色列和南非。

乌克兰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在2022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冲突分别导致两国大约8.3万和10万人死亡。

报告显示，最“和平”的国家是冰岛、丹麦、爱尔兰和新西兰。阿富汗连续第六年成为最不和平的国家。

美媒文章

美对冷战时期济州岛暴行负有责任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6月12日文章】题：在韩国岛屿天堂上，居民们思考着美国在很久以前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作者 安德鲁·萨蒙)

祖父逃亡、父亲被处决、母亲受折磨、村庄被烧毁——几十年来，他一直压抑着这些记忆。

现在，宋成文(音)想要找到答案。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对《华盛顿时报》记者说：“我认为美国负有责任。”

1949年，宋出生在冷战时期最血腥但鲜为人知的一场灾难中，而他不是唯一的。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要求美国解释它在1948年和1949年一系列残酷血腥事件中扮演的沉默角色，这些事件现在被称为“济州事件”。

天堂岛屿曾是“死亡之地”

济州岛是位于韩国南部波光粼粼海面上的一个度假岛屿，有时被称为“韩国的夏威夷”。时尚咖啡馆和精品酒店点缀在岛上火山形成的小山和陡峭的悬崖顶上。沙滩上满是游客、冲浪者和海女——从事徒手深潜海捕的女性潜水员。

然而当地居民说，在记忆中，这个岛屿天堂曾经是死亡之地。

很少有外来游客——仅在2022年就约有1360万人——知道，在他们乘机抵达的济州国际机场停机坪下曾是万人坑，岛上风景如画的瀑布曾是处决地，多个开发区建在被付之一炬的村庄废墟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并不对暴力活动负有直接责任。所有的杀戮都是朝鲜人对朝鲜人犯下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情况并不那么清楚：悲惨的济州冲突发生在美国统治和美军控制之下。

1947年3月1日，警察枪杀了六名抗议者，政治紧张局势在这个仅有714平方英里的小岛上酝酿。1948年5月举行宪法选举时，许多岛民拒绝投票。公投让韩国得以建国，但反对者担心这会巩固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分裂。

1948年4月3日，反对选举的共产党游击队冲击了济州各地的警察哨所。一支准军事部队抵达济州，支援当地岛屿部队。一场“红色追捕”开始了。

共产党战士被赶到济州的内陆山区。与此同时，当局使用极其残酷手段进行镇压。

济州的村庄被清理，除了在三英里宽的沿海地带，内陆地区成了荒地。惊恐的岛民在幽闭的熔岩地道里躲避军队。被当局认定为嫌疑人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到屠杀。

男子被枪杀或绑上石块沉入大海。有些人被赶到内陆的监狱，在那里消失了。

在一家被政府军用作集中营的酿酒厂旧址上修建的博物馆，宋成文接受了《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他指出一个用于枪杀受害者的山洞。他说，其他人则被抛下悬崖。

他的祖父逃往日本，再也没有回国。他从未谋面的父亲被处决。准军事部队

把他怀孕的母亲放在跷跷板上，想打掉她的孩子，这时候当地警方介入阻止了这一行为。

宋及其母亲随后在艰难生存中患上营养不良。他们被烧毁的家园是济州109个“消失的村庄”之一。

美国不仅是“旁观者”

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的阴影笼罩了济州。在近半个世纪里，有关暴力事件和估计有成千上万人死亡的议论被压制。

直到1987年韩国实行民主统治后，沉默才被打破，研究人员获准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2003年，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正式向济州事件受害者道歉。国家支付了赔偿，进行了和解，为幸存者建成了一个创伤治疗中心，并对那些被不公正处决的人进行了重审。

一个紧迫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美国的参与程度和责任。

长期以来，韩国人权活动人士和受害者团体一直向华盛顿施压，要求它承认在这场流血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它未能让韩国安全部队服从其指挥。

济州特别自治道知事吴怜勋说：“事情发生在美国军政府时期。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对这起悲剧承担更多责任。”

在打败日本后，美军于1945年9月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并成立了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府。1948年8月，韩国政府成立，但根据9月达成的协议，美军

保留了对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因此，济州大屠杀一开始在美国统治下，然后在韩国指挥下发生。

本月，吴怜勋在济州和平与繁荣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与会者讨论了1948年至1949年的暴力事件。会议大厅里挤满了老年岛民，翻译设备都不够用。

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思·埃文斯在论坛上说：“我们可以就美国的责任程度进行辩论……但证据确凿。”

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负责亚洲项目的苏密·特里对《华盛顿时报》记者说：“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府得知了暴行。它以镇压共产主义的名义容忍了暴行。”

她说，美国“负有道义责任”，“它不仅是一个旁观者”。

美军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屠杀平民事件(指1950年7月美军屠杀难民的“老根里事件”——本报注)被揭露后，美国总统克林顿曾在2001年向韩国道歉。

康涅狄格大学亚洲历史学者亚历克西斯·杜登建议国会正式向济州居民道歉，在此之前先采取总统访问济州岛纪念馆等举措。

当被问及这一痛苦事件时，美国官员回应都很简短。

美国驻韩国大使菲利普·戈德伯格是在论坛上被《华盛顿时报》记者提问时才提到这一问题的。他说：“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发生的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失去生命是一场悲剧。这是我现在想说的。”

来源：《参考消息》